

庾子山全集

掃葉山房發行

庚子山集卷之二

錢唐倪璠魯王註釋

賦

哀江南賦 并序

哀江南賦者哀梁亡也本傳信雖位望通顯常作舞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宋玉招魂曰魂兮歸來哀江南宋玉戰國時楚人梁武帝都建鄴元帝都江陵二都本戰國楚地故云○舊本序列諸篇哀江南賦在印竹杖賦之後今為詮解其文繁多特為一卷

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南史梁武帝紀太清二年八月戊戌

陷歷陽已酉景自橫江濟采石辛亥至建鄴是太清二年歲在戊辰十月侯景襲譙州進攻月侯景兵至京城也爾雅釋詁粵於爰曰也疏云謂語辭發端也大盜謂侯景也後漢光武贊炎政中微大盜移國江表傳張紘謂孫權曰林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地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林陵今處所存矣漢書徐樂上書曰安土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樂俗之人眾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余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也杜預左傳注荒谷楚地本傳侯景至信以象先退臺城陷後信奔江陵是竄身荒谷也尚書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孔傳曰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言已去後公室私門俱遭其塗炭也華陽奔命有去無歸南郡江陵在華陽言從華陽奔命而北至長安遂不歸也常璩著華陽國志西魏都長安班固西都賦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實曰長安雍州在華山之陰矣左傳楚申公巫臣遺二子書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中興道銷窮於甲戌來攻冬十月魏軍至襄陽梁王督率眾會之十一月魏

軍至柵下帝見執魏人賡帝是年歲在甲戌按元帝承制江陵趙平侯景既
雪警恥且應天人啟中興之業江陵之陷是中興道銷窮於甲戌之年也
三日哭

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晉書羅憲傳魏之代蜀憲守永安城及成都敗知劉禪降乃

哭也昭二十三三年傳曰叔孫姑如晉晉人執之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天道周星物

他邑杜注別因之言江陵之陷已時奉使人執之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天道周星物

極不反直言一星終知是歲星者以古今歷書推步五星金水日行一度土三百七

十七日行星十二度火七百八十日行星四百一十五度木三百九十八日行星三

十三度十二行星一終故知是歲星在奎星天之貴神所在必昌按左傳歲在鶉火而陳

減析本之津又將復由禁山復在豕韋楚山復在大梁越得歲而吳伐之不及四十

年越逾有吳皆云天之道也是周星之時物極必反也梁元帝江陵敗後竟不能復

冬夏是也正義曰至極也極則反也冬至陰之極夏至陽之極傳變之但悲身世無

處求生後漢書傳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為漢陽太守賊王國韓遂等進圍漢陽

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先俾恩德欲令棄郡而歸徐至鄉

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以濟天下言未終變慨然呼子幹曰別成汝知吾必死

耶蓋聖達節次守節世亂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遂慶左右進兵臨陣戰沒諡曰壯節侯袁安

死於此幹哽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遂慶左右進兵臨陣戰沒諡曰壯節侯袁安

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後漢書袁安字劭公汝陽人也安為司徒以天子幼弱

涕昔桓君山之志事一作杜元凱之平生並有著書咸能自序後漢書桓譚字君山

新論晉書杜預字元凱春秋經傳集解杜預自序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風世說潘

曰少而好學在官則觀於吏治在家則滋咏典籍陸機集有祖德述先二賦又文賦云詠

風詩晉書潘岳字安陸機之辭賦先陳世德世德之駁烈晉書陸機字士衡吳郡人

仁榮陽中牟人也

也祖避吳必相父抗吳大司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藐是一作流離至於暮齒左氏

馬世為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有二色潘岳秋賦序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

不禽二毛杜預注二毛頭白有二色潘岳秋賦序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

滕王道序已亥年六十七歲逆數之逢亂之歲子山時年三十有六左傳以是藐諸

孤詩序風云流離之子毛傳流離鳥也少好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箋云衛之諸

臣初有善終無成功似流離也陸機云流離鳥也自關西謂巢為流離漢書師古

注流離謂亡其居處也子山丁年出使皓首不歸是賦暮年所作雖位望通顯常有

鄉關之思故云流離至暮齒也一作狼狽孔叢子孔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苟

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因執百陽雜俎狼狽是兩物狽燕歌遠別悲不自

前足絕短每行駕兩狼狽失據塊然因執百陽雜俎狼狽是兩物狽燕歌遠別悲不自

勝魏文帝有燕歌行北史王褒傳曰褒作燕歌妙盡塞北苦寒之言元帝及諸文士

和之而競為悽切及江陵為魏師所破元帝出降方驗馬子山集中亦有此作

楚老相逢泣將何及徐州先賢傳曰楚老彭城之隱人也謝靈運為廬陵王墓下作

漢世弔龔勝者也子山本國江陵世居楚地言江陵引楚事多自喻此楚老蓋指

彭城之楚老也漢書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並著名節徵為光祿大夫

含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莽遣使徵勝勝曰吾受漢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

入地誼豈以一身世二姓下見故事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有父老

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年非吾徒也遂趨

而出信本楚人為魏周所逼何異王莽時故引此事深慙楚龔傷其身事二姓絕紀

唐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玄列女傳陶答子妻曰妾聞南山有

矣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故藏而遠害淮南子曰申包胥累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

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大破之以存楚國元帝都江陵本

楚地而魏都長安故曰秦庭信之至秦亦欲存楚也又按漢書孫會宗書田彼南山

張宴曰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或其時迫於君命不敢不行以南山喻君所未詳

矣或云畏南山之雨是空叔遂子事按左傳轂有二陵南陵夏后皋之墓北陵文王

之所避風雨不得云南山之雨也讓東海之濱者蓋指魏周禪受也史記田大公和

庚子山集卷二賦

二婦葉山房石印

遷齊康公於海上云讓者微嗣也遂餐周粟者宇文氏國號曰周故假夷齊周粟為
比言元帝畏秦兵之下使已聘魏忽踐秦庭也及江陵既陷身留長安見周受魏禪
遂終仕於周也又史記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正義曰伯夷孤竹國在平州濱東海也
夷齊始為讓國而逃其後不食周粟似是一事然於子山不類按之上句不得引東
海周粟為下亭漂泊高橋一作羈旅亭盜共竊其馬後漢書梁鴻至吳依大家皋伯
通居廡下唐梁肅梁高士碣云作銘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漢書威夫
卑橋萬古是望今閭門內有高橋是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漢書威夫
曰為我楚舞尚安所施歌數闋咸夫人歎歎流涕上起去罷酒又項羽敗四面皆楚歌
雖有繒綴尚安所施歌數闋咸夫人歎歎流涕上起去罷酒又項羽敗四面皆楚歌
莊子魯酒薄而邯鄲國許慎淮南子注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
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弗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酒於楚王以趙酒
薄故邯鄲也漢書東追為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辭惟以悲哀為主漢志古
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史記言右史記事此賦記梁朝之興亡治亂及已世之飄飄播
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此賦記梁朝之興亡治亂及已世之飄飄播
遷古有詩史此可謂賦史矣嵇叔夜琴賦序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為上賦其聲音則
以悲哀日暮途遠一作人間何世行而逆施之又漢書主父偃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
為主莊子有人問世篇言已老矣無能為也已以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後漢馮異傳
死之莊子有人問世篇言已老矣無能為也已以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後漢馮異傳
下復序自梁至魏長建鄴江陵之亡故作此賦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後漢馮異傳
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大樹將軍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後漢馮異傳
已卒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已為侯景所據是其飄零者也壯士不
還寒風蕭瑟戰國策荆軻為燕太子丹報讐去至易水太子送之宋意為擊筑軻後
後擴秦王懷中銅柱身死於秦宮楚辭宋玉曰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壯士不
操落而變衰壯士不還者言已出使西魏如荆卿之不歸也荆璧晚柱受連城而見
欺史記趙惠文王得和氏之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
遂使蘭相如奉璧入秦秦王生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秦上相如視秦王無意償

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如相如持璧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觀大王無意
破壁趙城乃謝相如言聘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史記平原君與楚合從日
於西魏為魏所欺也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史記平原君與楚合從日
楚王曰唯唯遂曰從定乎王曰定矣毛遂捧銅盤而跪進之楚王遂定而歸左氏
傳曰晉莊子為戴書杜注戴書盟府周禮玉府若合諸侯則成七年楚子重伐鄭
使之以後鍾儀歸魏兵是盛牛耳言出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鄭人因鄭公鍾儀獻諸晉
也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使
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也子之重為之禮矣李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左傳昭
盟於平丘晉人執李孫叔魚曰鮒也南冠之囚矣李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左傳昭
將為子除館於西河言已遂留於長安也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吳伐楚戰於
柏舉楚師敗績五戰及郢昭王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蔡威公
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劉向說苑蔡威公閉門而泣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日釣臺
之淚盡加之以血吾國且亡言使魏之後江陵遭兵革之患已無處求教也血日釣臺
移一作柳非玉關之可望罷玉門屯徙其人於此班超所謂但願生入玉門關云漢
又按吳志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歡晉陽秋陶侃鎮武昌嘗課諸營種柳又侃
嘗整陣於釣臺楊柳歌亦云武昌城下誰見移玉關之情矣武昌本漢之鄂縣屬江夏
故鄉園柳別駕論水戰事為武帝所賞或是不勝玉關之可望者大約言征夫遠戍
曾為郢州柳別駕論水戰事為武帝所賞或是不勝玉關之可望者大約言征夫遠戍
古今注移柳亦曰蒲柳爾雅楊蒲柳郭云可以為箭釣臺移柳非遠戍也玉關者能望柳
猶華亭侯鶴非敗於河橋者雅楊蒲柳郭云可以為箭釣臺移柳非遠戍也玉關者能望柳
釣臺陶侃之鎮武昌夏施盜植官柳又子山華亭鶴喉豈可橋之可聞河橋敗為盧
作歌有武昌移柳之文武昌釣臺豈其是耶華亭鶴喉豈可橋之可聞河橋敗為盧

志所讒被誅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注八王故事曰孫策以天下為三

分眾纔一旅吳志孫策字伯符吳郡富春人策父共遊於此十餘年吳景因緣召募得

沙桓王陸遜傳昔桓王創基兵以一堅部曲還策遂平定江東權稱尊號追諡策曰長

有虞有田一成有眾一旅復禹之績杜預云五百人為旅三分魏蜀吳也項籍用

江東之子弟人惟八千豪吏諭以所為遂舉吳中也籍斬會稽假守梁乃召故人所知

敗笑曰籍與江東子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過秦論曰宰割下縣得精兵八千人及

弟八千人渡而西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言孫策以一旅之眾項籍用八千之人遂成吳楚而梁朝

武帝聞之使太子家令王質率兵三千巡江過防景至質無故自退歷陽太守莊鐵

降景西豐公大椿棄石頭城走謝禧亦棄白下城走援兵至北岸號百戰勝後皆走侯

景傳景嘗戒諸將曰破柵平城當淨殺之令天下知我威名故諸將戰勝後皆走侯

為事斬艾人如草芥江陵之敗王僧辯未至而荆州已平于謹入江陵胡僧祐等戰

死杜畿等被害男女數萬口分為奴婢弱小者皆殺之是前後二敗誅戮無餘江淮

矣左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艾夷蘊崇之月令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江

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自采石之陷江陵之敗會蕭管於襄陽龔宗均而侯景濟

而于謹遂臨城下矣言其失之易也說文江陵出蜀蕭氏徵外岷山入海淮水出南

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涯水邊也爾雅郭璞注云兩厓高者為岸漢官儀曰

十里一亭亭長持二尺板以劾賊索繩以收執賊又曰亭長課徵巡尉遊徽亭長皆

習設備五兵風俗通曰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蓋行旅宿會之所館亭說

文壁垣也杜預左傳注壁司徒主壘壁者過秦論下頭會箕歛者合從締交餘傳頭

篇云魯無藩籬之艱言梁朝失國之易不備不虞也頭會箕歛者合從締交餘傳頭

會箕歛以供軍費漢書音義曰家家人頭數鋤耰棘矜者因利乘便於不敵於鉤戟

出穀以箕歛之過秦論合從締交相與為一鋤耰棘矜者因利乘便於不敵於鉤戟

長鐵也又云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孟康曰擾鋤柄也爾雅曰棘戟也師古曰擾摩田

受梁禪頭會算欽鋤之把也侯景之亂梁祚漸衰陳氏日盛陳霸先其本甚微卒

徐度交趾委質程靈洗周鐵武錢道戰駱文牙等皆為所用南史所云感會風雲耀

自降附者也此皆合從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序梁亡因言江表王氣之盡

子氣其後吳大帝孫權都建業皓遷都武昌自黃龍元年至天紀四年凡五十二年

中斷東晉太興元年歷宋齊梁至敬帝太平二年凡二百四十一一年共二百九十二

年云三百舉其成數也合陳則三百二十四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軹道之災過秦論

年及隋皇一統江表之王氣遂終是其驗也

八荒之心又曰履至尊而制六合漢書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一車

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積道旁師古曰枳音軹軹道亭在霸成觀西四里

書無救平陽之禍劉史記張儀曰泥一諸侯禮記車同軌書同文晉書懷帝永嘉五年

陷長安送帝於平陽亦遇害言臺城之嗚呼山嶽崩頽既履危亡之運禮記泰山其

禍擬於平陽江陵出降符於軹道也

崩川竭亡之微也國策唐雎曰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東京賦春秋改天意人事

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山嶽

可以悽愴傷心者矣阮嗣宗咏懷詩曰素質况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賈誼

策曰是猶渡江河亡維楫師古曰楫所以刺船也博物志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

人居海濱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斯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齎糧乘槎

而去千餘日中猶觀日月星辰至後茫茫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

廓狀屋室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大夫牽牛渚飲之牽牛人驚問曰何由至此

此人俱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婦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

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

風颶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菜海上三山名漢書郊祀志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

庚子山集卷二賦

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蓋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患且至則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拾遺記蓬萊山亦名防丘亦名雲東高阻以喻已之道窮也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晉書王隱曰古人不遇則以言故下云達言歌事矣

已作賦也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晉書陸機初入洛擬作三都賦序曰左太冲作之志也

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甕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南陽西耳及左賦出遂輟筆焉

世祖遷都於洛邑懼將必踰溢制度不能遵先聖之正法也故假西都賓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而為東都主人折禮衷以答之張平子薄而陋之故更造焉

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為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官庾言已系出庾氏其先以掌

得而敘也左傳昭十二年曰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杜預注庾過劉獻公太子之傳乘仲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是庾氏得姓之先為周掌庾大夫也周書曰茲惟三公論道經邦庾氏在漢國無三公惟後漢隱逸庾乘子孫為鄆陵著姓餘則無聞是準書曰漢興七十餘年之間都鄙康庾皆滿居官者以為姓號如淳曰倉氏庾氏是也按周禮有坐論作行食貨為經邦大政當官謂居官受職左

傳云當官而行言論道而此居其職在漢世有此倉庾之姓也

洛之波瀾敘潁川鄆陵之地也言庾氏在漢晉時世居於此代有名人是其偏鍾河郡國志鄆陵與陽城俱屬潁川郡陽城有嵩高山爾雅曰嵩高為中嶽又云河南華周禮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故云嵩華之玉石潤河

河南洛陽東南五百里庾亮讓中書令表亦稱中州舊邦以潁川近洛陽洛陽為中州也

州也云潤河洛之波瀾者河謂黃河也爾雅河水出崑崙師古曰洛出冢嶺山入河

爾雅釋水云居負洛而重世邑臨河而宴安故又為南陽新野人也云負洛者按新野郡大波曰瀾

國志云南陽郡在洛陽東南五百里洛陽在北故云負洛又南陽郡在洛陽南七百里摯
虞稍遠矣言在潁川鄆陵其居洛重世之後邑居新野又臨河也臨河謂臨潁水
也鄭元水經注潁水又南入新野縣知此新野邑居臨潁水也水經注又云有樊氏
潁曰潁水經注潁水又南入新野縣知此新野邑居臨潁水也水經注又云有樊氏
州新野縣之西南是庾氏世為南陽大姓矣又按南史庾杲之隱逸傳杲之子鄧
述是先祖皆稱新野人庾悅孝義傳庾道愍隱逸傳庾承先皆稱鄆陵人其餘不可殫
重世之德索隱曰重世猶再世也宴安見左傳閔元年管敬仲之言建永嘉之艱
虞始中原之主害晉書懷帝改元永嘉永嘉之亂故云中原之主民枕倚於牆壁路交橫於
豺虎後漢書獻帝還洛陽披荆棘倚牆壁間漢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晉書
志曰晉惠帝太安中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其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絕惟
瑯琊王孫氏南陽太守彭越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矣天文志永嘉六年熒惑星太
白聚牛女之間占曰牛女揚分是彼凌江而建國始播遷於吾祖帝徙都建康也吾
後兩都傾覆而元帝中興揚土崩問至建康百僚勸進即位北史庾亮才傳亮隨晉
祖謂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字文通庾信八世祖也以上序西晉之亂元晉渡江八
元帝過江徙居江陵也盧誌贈分南陽而賜田裂東嶽而胙土傳信二十五年晉侯
劉琨書云王室喪師私門播遷晉於是始啟南陽爾雅曰泰山為誅茅宋王之宅穿
東嶽按春秋祁陽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左傳景亂自建康通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宅在城北
徑臨江之府三宮故事曰庾信因侯景亂自建康通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宅在城北
憐留著臨江宅異代應教庾信居是北史過江家南郡江陵縣是也屈原卜居曰寧
江陵即是宋玉舊宅非信始居也北史過江家南郡江陵縣是也屈原卜居曰寧

誅勸草茅以力耕乎漢書曰**水木交運山川崩竭**水木交運者謂宋以永德王齊以

立共教為臨江王都江陵**水木交運山川崩竭**木德王也南史齊高帝紀曰宋水

德也義熙元年宋武帝王業之始至齊受命七十年孔子河洛讖曰竭河梁塞龍泉

消除水災泄山川水即宋也宋氏為災害故曰水災沈約曰水德方衰阮孝緒傳曰

齊為水行國語伯陽甫曰夫國**家有直道人多全節訓子見於純深事君彰於義烈**

必依山川崩竭亡之徵也**家有直道人多全節訓子見於純深事君彰於義烈**

南史庾亮傳云祖弼之徵也太守父道季安西參軍易信之祖也言自遠祖治歷世至

於高曾當此宋齊興亡之際庾家多有直道全節之人也訓子事君言其世以忠孝

相**新野有生祠之廟河南有胡書之碣**按祖滔以徙江陵新野河南者以始祖自

陵上邈新野鄢陵歷敘庾氏世有生祠碑碣也鄢陵故鄭地在河南豫州之境故云

河南也滔雖徙居江陵史傳於其後猶曰新野人稱其本也胡書科斗文也任昉述

異記伏滔銘曰**况乃少微真人天山逸民**謂信祖居江陵也南史曰庾易字幼簡新野

胡書龜歷之文**况乃少微真人天山逸民**人謂信祖居江陵也南史曰庾易字幼簡新野

臨川王表薦之餉麥百斛辭不受建武三年詔徵為司空主簿不就卒天官書曰廷

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索隱曰春秋合誠圖云少微處士位又天官占云一

名處士星也易天山遯後漢**階庭空谷門巷蒲輪**南史劉虬傳云永明三年刺史廬

尚之庾民傳逸民本出論語**階庭空谷門巷蒲輪**陵南史劉虬傳云永明三年刺史廬

皎白駒在彼空谷疏云以賢者隱居必當潛處山谷是當時曾以蒲輪徵易也詩曰皎

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移談講樹就簡書筠**講樹當是引高士事晉書曰嵇康家

師古曰蒲裏輪取其安也**移談講樹就簡書筠**有盛柳樹居其下親舊以雞酒康家

簡也劉向別錄云殺青者直用青竹作簡書禮記云說文簡牒也蔡邕獨斷曰酒康家

降生世德載誕貞臣謂信父肩吾也肩吾不受賊職潛奔江陵故以貞臣稱之竹皮策

詞高於甲觀楷模盛於漳濱庾肩吾傳曰肩吾世德作求西征賦云貞臣見於國危文

高齊學士王為王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後為安西王中錄事諮議參軍太子更
令中庶子簡文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父子等並充其選及簡文即位以肩吾為度
支尚書漢書曰孝成皇帝元甲乙丙丁之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黃
圖曰甲觀太子宮漢書注云甲乙丙丁之次也文詞高於甲觀者言為東宮通事舍
人累官太子率更令中庶子重其文詞也後漢書云天下楷模李元禮漳水名也山
海經曰荆山漳水出焉王仲宣四言詩云遷於荆楚在漳之湄說文云漳出南郡臨
沮肩吾家於江陵又官為湘東王中言詩云遷於荆楚在漳之湄說文云漳出南郡臨
錄事諮議參軍故云漳濱水際也嗟有道而無鳳歎非時而有麟書言父為渡支尚
賊臣梁之亂世也論語云鳳鳥不至左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制
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家語孔子涕泣曰麟
為明王出非其既姦回之無逆一作終不悅於仁人言父為侯景矯詔所遣又為
時見害故傷焉既姦回之無逆一作終不悅於仁人言父為侯景矯詔所遣又為
未幾而卒也肩吾傳曰時上流藩鎮並據州拒侯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當
公大心乃降賊肩吾因逃入東後賊宋子仙破會稽購得肩吾欲殺之先謂曰陽
吾聞汝能作詩今日可作若將貨汝命肩吾操筆便成詞采甚美子仙乃釋以為
建昌令仍間道奔江陵歷江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封武康縣侯卒異皮器反舊音備
大雅與云內典於中國毛傳云吳怒也侯景之黨宋子仙也仁人謂父肩吾也流
河曲與吳同字其音備矣姦回謂賊侯景之黨宋子仙也仁人謂父肩吾也流

子濱洛之歲蘭成射策之年信自序也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
於周見太子晉與之言五稱而三窮告鳳鳴遊伊洛間竹書紀年云晉平公使叔
之濱洛之歲蓋言十五歲也沈約安陸王平公曰太子行年十五而嘗弗能言君請
之年俱云十五也滕王道序云信年十五侍梁東宮講讀陸龜蒙小名錄云蘭成信
小字也又張說過信宅詩云蘭成追宋玉舊宅偶詞人謂信字蘭成居宋玉故宅也
漢書儒林傳曰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高第郎中乙科為太子舍
人丙科補文學掌故滕王道序亦云玉擢射策高第郎中乙科為太子舍

策之年也始舍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儀謂為尚書郎尋轉東宮學士也應劭漢官
今蘭成射策之年也始舍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儀謂為尚書郎尋轉東宮學士也應劭漢官
策之年也始舍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儀謂為尚書郎尋轉東宮學士也應劭漢官

香與含之後尚書郎含雖古者始於此漢書典職曰尚書郎晝夜更直於建禮門沈

休文詩云晨趨建禮門是也按滕王逵序信解褐授安南府參軍尋轉尚書度支郎

故云是矣東賦曰昭仁惠於崇賢陸機詩云矯迹入崇賢注云崇賢太子門揚雄

聘於東魏還為東宮學士言初為抄撰學遊游雷之講肆一作齒明離之胃筵言在

士在東宮至此還為東宮學士故云仍也遊游雷之講肆一作齒明離之胃筵言在

時也易曰海雷震繫辭云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講肆左傳注音肆書曰

變命汝典樂教胄子易曰明兩作離王元長曲水詩序云入虎闌而齒胃注言太子

入學以年大小為次不以齒胃既傾蠡而酌海遂測管而窺天以蠡測海張宴曰蠡瓢瓢

天子之子為上故曰齒胃既傾蠡而酌海遂測管而窺天以蠡測海張宴曰蠡瓢瓢

也方塘水白釣渚池園劉公幹詩云方塘含白水中有鳬與侍戎韜於武帳聽雅曲

於文絃說文曰韜劍衣也漢書汲黯傳曰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

樂志曰梁武帝定國並以雅為稱禮敬如此孟康曰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也隋書

正也梁三朝雅樂歌有俊雅喻雅寅雅介雅需雅諸曲張揖廣雅曰琴五絃文雅雅者

二乃解懸而通籍遂崇文而會武漢書陳湯傳劉向疏曰宜以時解懸通籍除過勿

絃月置崇文觀徵善文者以充之滕王逵序云又為居笠輅而掌兵出蘭池而典午氏

東宮領直春宮兵馬並受節度蓋任兼文武也居居笠輅而掌兵出蘭池而典午氏

傳曰楚子與若教氏戰於臯澨伯棼射王沐輅以貫笠輅杜曰兵車無蓋尊則邊人

執笠依輅而立以御寒暑名曰笠輅蘭池宮名在渭城漢書武帝責楊僕曰受詔不

至蘭池宮蜀志譙周曰典午忽論兵於江漢之君拔王於西河之主為湘東王時也

今月西沒今典午者謂司馬也論兵於江漢之君拔王於西河之主為湘東王時也

湘東楚地故云江漢西河之主謂東魏也東魏都鄴西河魏地滕王逵序云於時江

路有賊梁先主使信與湘東王論中流水戰事醜徒聞其名德遂即散奔深為梁主

所賞是論兵於江漢之君也又云兼通直常侍使於魏土接對有才辯還本國為梁主

員郎本傳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甚為鄴下所稱是拔王於西河之主也左氏傳曰江

江

江

江

江

江

江

江

江

江

漢雖漳楚之望也杜預云四水在楚界正義曰土地名江經南郡江夏弋陽安豐漢
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儀禮曰賓入西北面坐執圭鄭康成注曰賓使者拭清之
也史記魏文侯以吳起為西河守魏侯浮西河而上歷教已在梁時有聲名也於時

朝野歡娛池臺鐘鼓時言西梁之承平時也張協詩云昔在西京里為冠蓋門

成鄒魯水經注曰宣城縣有太山下荆州刺史行部見之雅歎其盛號曰冠蓋里漢書

韋孟傳云自孟至賢五世賢以廟下荆州刺史行部見之雅歎其盛號曰冠蓋里漢書

里為冠蓋言其多富貴也門成鄒魯言其多文學也連茂苑於海陵跨橫塘於江

浦漢書枚乘上書曰轉粟西向不海陵之倉修治上林苑宇禽獸不如長洲之苑

有吳大都賦云乘上書曰轉粟西向不海陵之倉修治上林苑宇禽獸不如長洲之苑

云橫塘查下劉逵曰橫塘在淮水南緣江築堤謂之橫塘查下在橫塘西隔江自山

頭南上十里至渣浦跨橫塘在淮水南緣江築堤謂之橫塘查下在橫塘西隔江自山

天監九年緣淮塘之作也事見梁武帝本紀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為柱記

秦始皇本紀曰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為柱記

上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驅石去不速神人鞭之皆流血今秦始皇作石橫橋於海

言梁地東至海也廣州記曰驅石去不速神人鞭之皆流血今秦始皇作石橫橋於海

年交州刺史楊暕尅交趾嘉寧城李賁竄入屈獠洞交州平是梁地南極交趾也隋元

書地理志曰梁武帝除暴寧亂奄有舊吳天監十三年有州三十郡三百五十縣千

瀾多有析置大同中州一百七郡縣開拓闢越克復淮浦平隄洞破群柯又以舊州選
淪陷典籍散逸注記無遺郡縣戶口不能詳究建於陳氏土宇彌蹙橋則園植萬株
竹則家封千戶傳言蜀漢江陵諸州郡口不能詳究建於陳氏土宇彌蹙橋則園植萬株
玉南琛沒羽使朝貢三年遣使朝貢有北天竺國五年有鄧至國九年有于闐林邑

賦

瑞葉山房石印

等國十年有客昌國又婆利國獻金席十一年有高麗國又百濟等國十三年林邑
等國十年有滑國二年有丹國五年有波斯等國中大通元年有師子等國中大通元
年有盤國三年有丹國五年有波斯等國中大通元年有師子等國中大通元
會禮也琛寶也顏延年曲水詩云航琛越水輦賁踰嶂王子年拾遺記曰西海之
西有浮玉山竹書紀年曰堯時焦氏貢琛越水輦賁踰嶂王子年拾遺記曰西海之
左北荒西裔隔礙莫通至於南徼東邊界壤所接泊宋元嘉撫運爰命干戈象浦之
絕威震冥海於是鞮譯相係無絕歲時以泊齊梁職貢有序及侯景之亂邊鄙日蹙
陳氏基命衰微已甚故西責南琛無聞竹素此殷梁朝全盛之時所以遠方貢賦不
絕也吳歆越吟荆艷楚舞吳越楚吟楚辭曰吳歆蔡謳登樓賦曰莊烏顯而越吟顏
延年侍遊曲阿後湖詩云江南進草木之遇陽春魚一作龍之逢風一作雨言其
荆艷漢書文帝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古詩云陽春布德澤干
悅也漢書文帝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古詩云陽春布德澤干
寶晉紀總論曰悅而歸之如魚龍之趣淵澤也樂動聲儀曰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
子一作蛟龍淮南子曰蛟龍伏於川人五十年中江表無事興四十七年傳曰是時深
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莫不見王歆為和親之侯班超為定遠之使此下言南北通
納東魏將侯景始召亂也按南史中大通六年魏始分為兩大同二年與東魏通和
三年東魏人來聘使張臯聘於東魏自後每歲遣使報聘至太清元年東魏司徒和
侯景內屬東魏攻景始遣蕭明北征及與東魏結和而侯景舉兵反矣王歆和親班
超定遠言與東魏通好之時也漢書曰長水校尉王歆使匈奴告單于曰王歆和親
人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也漢書曰長水校尉王歆使匈奴告單于曰王歆和親
漢書曰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馬武無預於甲兵馮唐不論於將帥後按武帝天監
超使西域通三十六國封定遠侯

魏及魏分東西魏通和而西魏邊警無聞是以莫見兵革也後漢書曰光武時馬
武上言欲擊匈奴帝不許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漢書匈奴傳贊曰文帝中年聚天
下精兵於廣武顧宣知山嶽閭然江湖潛沸漁陽有閭左戍卒離石有將兵都尉
朝馮唐與論將帥豈知山嶽閭然江湖潛沸漁陽有閭左戍卒離石有將兵都尉
也離石都尉者時高徽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也注見下文陸機豪士賦序曰一
之釁積成山嶽左成漁陽九百人勝廣皆為屯長殺兩尉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
年秋七月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勝廣皆為屯長殺兩尉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
望也袒右稱大楚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于寶天子方刪詩書定禮樂設重雲之講
晉紀總論曰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也寶天子方刪詩書定禮樂設重雲之講
開士林之學履霜弗戒卒致亂亡者也此所謂留心俎豆忘情于戚溺於釋教弛於刑典
毛詩問答尚書大義樂社義等書又天監初何佟之等撰五禮千餘卷武帝紀帝著
疑說太清元年帝捨身光嚴重雲殿游仙化生皆震動三日乃止又云武帝於重雲殿
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城西又開士林館以延學士朱異與左丞賀琛
遮日講武帝禮記中庸義虞荔傳云武帝於城西又開士林館以延學士朱異與左丞賀琛
之於館仍用荔談劫燼之灰飛辨常星之夜落言其溺情釋教也千寶搜神記曰漢
為士林學士談劫燼之灰飛辨常星之夜落言其溺情釋教也千寶搜神記曰漢
土舉朝不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試問西域人帝以朔不知難以移
問至後漢明帝時西域道人入洛陽時有憶方朔言者乃試以武帝時灰墨問之
道人云經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此劫燒之餘也乃知朔言有旨春秋莊公七年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左氏傳曰夏恆星不見夜明也杜預曰恆星謂常見之
星漢書劉向封事諫曰夜常星不見即指是事也本恆星避漢文帝諱故稱常見之
矣瑞應經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佛生右脇墮地即行七步魯莊公七年夜明佛
生之日也南史武帝太清元年三月乙巳帝升光嚴講堂師子講金字三慧經捨身
夏四月庚寅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苦薩僧衆默許又侯景傳曰景以太清元
年二月遣其行臺中丁和上表求降初帝以是歲正月乙卯於善言殿讀佛經因謂
左右黃慧弼曰我昨夢天下太平爾其識之及至校景實以正月乙卯日定計帝

由是納之景之得地平魚齒城危獸角言不能完城廓以為保守之計也左傳襄十
入亦以佛教也杜預注云魚陵魚齒山也在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子庚門於城下而
還涉於魚齒之下春秋曰猛獸之角能斗以為城卧刁斗於榮陽絳龍媒於平樂忘情
南陽犢縣北呂氏春秋曰無曲不擊刀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煇受一升晝炊飯
干戚也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刀斗也馬八尺以上為龍漢書天馬歌曰龍之媒
食夜擊持行今在榮陽庫中也永平五年至長宰衡以干戈為兒戲縉紳以清談為廟
安悉謂朱飛廉並銅馬置之西門外為平樂館軍旅謀方鎮改換朝議國典詔詰
略勅書並與掌之大同八年加侍中異文華敏治曲營世譽在內省十餘年未嘗被
譴司農卿並傳岐嘗謂異曰今聖上委政於君安得無事從首項者外聞殊有異論舉
曰政言我不可諫爭耳當今天子聖明政於君豈敢以其所聞干忤天聽及侯景降謝舉
等以帝為深納異言又感前夢遂納之侯景分魏國大半遠歸聖朝若不聽及侯景降謝舉
之望景深納異言又感前夢遂納之侯景分魏國大半遠歸聖朝若不聽及侯景降謝舉
曰侯景深納異言又感前夢遂納之侯景分魏國大半遠歸聖朝若不聽及侯景降謝舉
志賊至遂以討異及陸驗為名帝將誅之簡文曰賊特以啟聞異尚曰景必無志朱異無
益適足貽笑乃止簡文冠及厚履並鼎食而乘肥以升紫霄之霧謀之不臧塞我王度又
製園城賦未章云彼高冠及厚履並鼎食而乘肥以升紫霄之霧謀之不臧塞我王度又
謀之誰卒又指異又帝登南望賊顧謂異多壘萬邦以之綏問對狼其何者訪虺蜴
憤發病卒以侯景傳云景反以誅中領軍朱異四郊多壘誰之罪與左率陸驗不能對
周石珍為辭以侯景傳云景反以誅中領軍朱異四郊多壘誰之罪與左率陸驗不能對
宰衡位在諸侯王亞夫傳漢書曰王皇后立三月以禮見高廟尊父安漢公號曰監
帶也插插也插插也插插也插插也插插也插插也插插也插插也插插也插插也插插也
事則插插也插插也插插也插插也插插也插插也插插也插插也插插也插插也插插也
彌寇京師而元帥舉軍為石勒所破勒曰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人夜排牆填殺
之衍將乞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上決勝千里之外清談為廟略者識其無濟於文
至今淮南子曰運籌於廟堂之上決勝千里之外清談為廟略者識其無濟於文